

灌木年轮

冀 沅 著

我

最熟悉我的坎坷的是我
最不能掌握我的“命运”的也是我
最了解我的隐私的是我
最不明白我的缺点的也是我
最忠实于我的朋友的是我
最不肯和我妥协的对手也是我
我是我的矛
我也是我的盾
我的矛能够刺穿我的盾
我的盾也可挫断我的矛
我活着只能永远是我自己
我死了更不会忽然变成别人

冀 沅 著

灌木年轮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灌木年轮/冀沅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8

ISBN 7-02-001873-4

I. 灌… I. 冀… III. 诗歌-中国-现代-选集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1406号

责任编辑:莫文征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165,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7.75 插页3

1995年8月北京第1版 199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定价 8.95 元

作者像

1948年



题 照

——我的两帧照片：分别摄于
1948年和1992年。

岁月画过四十四道圆圈，
画出一串人的年轮，
这就是我吗？

不是的，不是的！这是
吹过凝过洒过飘过的
风霜雨雪它们自己！



1992年

序

这是一本选集；虽然是一本极不完备的选集，却展示了我所走过的诗之路，我有生之年所留下的诗之踪迹。

我是在“一二·九”运动的怒涛中开始歌唱的。那诗题叫做《昨夜的长街》，发表在当时的《武汉日报》副刊《鹦鹉洲》。那一声婴孩的啼唤，随着岁月流逝，于今已无从追寻。三十年代最后一年的岁尾，我写出长诗《跃动的夜》，便成了起步的标志。

历史带着中华民族的斑斑血迹迈进了四十年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实际进程，并不以人们天真的向往和善良的愿望为轨道。诚如一位诗友所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反动的年代，也是进步的年代；是黑暗岁月，也是光明的岁月；是悲惨绝望的时刻，也是战斗充满希望的时刻。”四十年代，作为我自己的诗的年代，的确可以算作生命的花期，有自己的姿态，有自己的色彩，有自己的亮光；有长矛，也有匕首；有炽热的赞美诗，也有悲怆的哀歌；更多的则是愤怒喷射似的控诉。不管它们带着怎样的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失调，但都泛滥着青春的活力，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这些诗的一部分，后来分别收进了诗集《跃动的夜》和《有翅膀的》中。在时代的狂涛巨澜中，它们自然渺小不足道；有的尚可以从字面直接感受到或强或弱的悲愤的控诉，有的却晦涩得很，现在看来简直有些像谜语。举两个例：《不幸》是针对抗战后期反

动政府借口组织缅甸“远征军”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以加强反人民战争的后备力量投去的一击；《三月小集》是向被反动政府限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前撤退延安的驻南京、上海、重庆同志们的告别。这样强大的火热的历史内容，在彼时彼地，我只能迂回曲折地表达出一分心意；同样的，“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在彼时彼地，我也只能用朦胧的象征的颜色描绘它。”（《〈有翅膀的〉后记》）事实也本来就是这样的：任何一位诗人的声音，都具有他所处的时代的独特色彩，后来的读者只有历史地聆听着，才能感受到它们的社会学上的和美学上的意义。

五十年代，迎着无比壮丽而辉煌的黎明，响应扶植我并指导我走上文学康庄大道的胡风先生“每个人必须献出一本颂诗”的提议，我写出了叙事长诗《喜日》，并经雪峰先生认可，作为“文艺创作丛书”之一，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由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出版。然后下工厂、下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向生活学习，熟悉工人、农民，全身心地吸取自己所缺乏而又必需的营养，改善自身素质，力求跟上先头部队的前进步伐，并希望自己最终成为他们中间合格的一员。说句陈旧不堪的话来表达当时的心情吧：“耿耿此心，可昭天日”！我的路就是这样走的。我们这一辈人的路都是这样走的！这一时期，我写推销折实公债的传单诗，我写学生参军的朗诵诗，我写抗美援朝的鼓动诗，我还写了长诗《中国，在一九五〇年》、《春天来了》和童话长诗《桥和墙》，并且都得到发表或者出版了。这都是自觉的“遵命文学”。诗之外，我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这里没有冬天》。我觉得，在巩固人民政权的战斗中，即使不是一名当之无愧的战士但总可以算做一名并不偷懒的小兵；在建设人民文学事业的战斗序列里，

虽然没有谱写出嘹亮雄浑的交响乐但总是合唱队中一名兢兢业业的歌者。不幸的是，五十年代对我（还有别的许多朋友和一些并不相识的通信者）异常短促，按照进行曲总谱规定的休止符，我中止了歌唱。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那个休止符所代表的时值在任何《乐典》中都找不出——竟长达二十五年之久，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因此，五十年代下半期、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我只能当一名“哑哑者”，混迹于“齐喑”的“万马”之间。

七十年代末，春回大地，中国人民迎来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平地惊雷，我这条冬蛰的虫蛹苏醒了，满怀再生的喜悦，发出了自己出自肺腑的《回响》。

八十年代重新起步。然而，“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我变成了一匹羸弱的弩马，在马拉松竞赛中，远远落在后面了。我甘愿不耻最后，从“零”开始。我写出了长诗《我赞美》、《呼唤》以及别一些抒情诗，一面是向苦难的过去作出胜利的诀别，一面也是向更为璀璨的未来发出由衷的欢呼。当我将这些诗篇结集出版的时候，忽然发现，我的声音太微弱，亮度也不大。是火，没有燃烧；是剑，也不够锋利。我不是算命先生，也不具备预卜后事的特殊功能，但多少有点“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实际经验，所以接着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并不是航行在平静的湖面。水底潜藏着暗礁。前面仍不可能会出现风暴。”真是不幸而言中哩！接踵而来的果然是一次又一次的“余震”。这也不坏，会叫人清醒。面对几次“余震”的冲击波，我自己鼓励自己：当扬帆进军的时候，还不能不呐喊，不能不呼啸。诗，还必须是号角，必须是鼙鼓。可惜只是内心深处的愿望，实际上并没有能力做到。这一时期，我写了一些自己认为很含蓄而别人看了却觉得不痛不痒甚至不

知其所指的“诗杂文”(恕我杜撰)。虽然同时也写了若干首有着愉悦感的篇什，却显得贫血，苍白乏力；将后者与前者比较起来，更像乐曲中任意出现的不协和弦。我的确不那么欢喜它们，却还是在这里保留了几首，一如在干涸的沙滩上保留着几处浅浅的水坑水洼一样，以示这里的确有过将来还会有的大河奔流。

回顾自己的诗之历程，从根本上说，写得不多。这不多之中能发表出来的又占少数。那些没有发表的原稿，在风风雨雨的年月里，理所当然的早已片纸不存。为了编选这本集子，近数年来，我请求散居各地的诗友们帮忙，在图书馆、研究机构、编辑部、资料室、旧书店，乃至私人藏书 中 寻找。斯民第一个从上海图书馆借出封存了二十多年的旧作供我抄录；接着苗秀又从几种旧报纸副刊中找到长诗《春天来了》和别一些短诗抄寄给我；牛汉将夫人吴平当年“打埋伏”保存下来的诗集《有翅膀的》寄还了我；获帆从搜集到的《诗垦地》中给我抄来了旧作若干首；孙钊也寄来了一本《泥土》杂志和若干抄件；张望兄将他保存的唯一一本《大众诗歌》中的长诗《中国，在一九五〇年》裁下给了我；周良沛兄寄来了从诗集和报纸副刊中搜集到的多首复印件；唐湜兄寄来了他所保存的唯一一本《蚂蚁小集》；一直到一九九〇年，叶德裕教授不辞辛苦，从《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抄寄给我除了《诗垦地》、《泥土》、《文艺信》等期刊之外的我所发表的各类作品的全部目录，还从《现代文艺》杂志中复印了写于一九四一年的长诗《迎着这一天》，从《蚂蚁小集》第七集中抄出了长诗《中国，你笑吧！》和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之后贴在杭州的“街头诗”若干首。借此机会，对众多朋友们的热情帮助，再一次表示诚挚的感谢。但

是，根据《目录汇编》提供的信息，我还是未能找到《文艺生活》、《鲁迅文艺》……等期刊，更不用说那些《目录汇编》没有列入的小刊了。原因之一，它们多是不定期的地下印刷品，出版于反动统治年代，印数本来不多，流传也不广；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休止符”起作用的漫长时间里，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凡解放前的书刊和书籍，不论公开发行的或者地下的，只要落到“造反派”手中，便一律谥以“封、资、修、大、洋、古”之名而荡然无存了。仅此一例，可见那场“文化大革命”是何等彻底干净地“革”了文化的“命”！

那些未有找到的诗未必就是好诗。不过总是失去了全面筛选的机会，耿耿于怀，不无遗憾罢了。这本集子只能编成这副模样。诗分两辑：第一声部表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第二声部表现历史跨进新时期以后，其音程跨度之超常，怕也称得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由于受到篇幅限制，我还当了一回统计员：凡达二百行的诗，均不选入。前面提到的那些长诗，也就全不在内。当然可以另编一本“长诗选”吧，但在出版条件反常困难的今天，那会被人看成不识时务者的可笑奢望和妄想。

在中国，诗的森林莽莽苍苍，郁郁葱葱。我的这一本，不过是大森林旁边的一棵小灌木。小灌木不论多么瘦弱，却也跟参天大树一样，它的年轮是岁月更替的痕迹，是气候变化的记录，即使埋藏于地壳深处经历悠悠岁月的挤压变成了化石，也永远准确无误地昭示着：什么时候冰封雪拥，什么时候又春暖花开。就是凭藉着这点从不曾动摇过的信念，我才有勇气把它奉献于读者面前。

一息尚存，仍要歌唱。当然，花事阑珊，再不会如盘似磨了。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所遵循并且要努力做到

的，就是经诗友转述的一位前辈诗人的卓见：“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只有依靠时代的真实，加上诗人自己对于时代真实的立场和态度的真实，才能产生艺术的真实。”倘若在诗的花园里还能绽放出几朵独具色彩和芳香的小花，给这伟大时代添加一星半点的喜悦，也该算我的幸福吧！

作 者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望山居

目 录

序·····	作 者 1
--------	-------

第一辑：1940—1948

渡·····	3
旷 野·····	9
宁静的夜里·····	16
罪人不在这里·····	17
我不哭泣·····	18
进化论·····	19
不相信·····	20
暗夜的冻结·····	21
不 幸·····	22
撒 谎·····	23
晚 会·····	24
圣徒们·····	25
七月的轨迹·····	26
拥 抱·····	27
誓·····	28
安静的王国·····	29
三月小集(三首)·····	32
自由在哪里?·····	32

我们，总要再见的.....	32
今天的宣言.....	33
笋 芽.....	34
榴 花.....	36
雾.....	37
寒 冷.....	38
雪 天.....	39
鹰.....	40
烟.....	41
池 沼.....	42
雨.....	44
月季花.....	46
穗.....	48
孩子的梦.....	51
春天的赞美诗.....	52
早晨和少女.....	54
山野手记 (六首).....	56
石 工.....	56
驮盐的人.....	56
杜鹃花.....	57
歌.....	57
喜 剧.....	58
野 店.....	58
有翅膀的.....	60
M 的墓碑.....	61
听见了.....	62
两 极.....	63

回 来	65
生 命	66
致约翰·克利斯朵夫	67
祝 福	70
旅 途	72
幸 福	74
自画像	76
罪 状	77
流浪到了故土	81
黄 昏	84
醒着的夜	86
死	88
活在这地带	90

第二辑：1979—1993

回 响	93
山 溪	96
棕 桐	98
春 雨	99
早 晨	101
鹅卵石	103
草	106
喜 悦	109
童 年	111
符号四种(三首)	114
○	114
!	115

十和×	116
天安门广场	119
长安大街	122
回答一个不知道名字也不曾见面的少年	125
致大海	127
答S.W.	129
父亲的歌	131
回来了	134
剑歌	137
石怀池墓前	139
柬化铁	142
小河流着	146
你和自己的影子	149
游园	151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153
节日序曲	156
阴森森的角落，还有残雪	158
对于你	161
小院	163
旅顺口，不是没有好风景	165
相思	172
海的梦	174
海鸥	176
过巴东	177
航标	179
遥望	181
古栈道	183

黄山之旅(三首).....	185
云 海	185
石 猴	186
画 家	186
追赶太阳	189
雅伊采	191
五月的夜	193
“马厩”	195
夜 歌(七首).....	198
怀 念	198
啼 唤	198
鉴赏者	199
没有亮光	199
火	200
我的歌	200
问 答	201
生物学外篇(二首).....	202
牛	202
槐	203
无 题	205
不要冬天	206
盼	208
雹	209
轨 道	210
野 炊	211
绿	212
故乡的泥土	213

春之声	214
过旧居	215
岁月的踪迹	216
重叠的阴影	217
痛苦	219
旅程	220
熟悉的声音	221
短笛无腔(七首)	226
蓓 蕾	226
题冬筱相册	226
狮子梦	227
在舞厅里	227
谁最健康而快乐	228
我	228
寻 觅	229
附录：长诗存目	231
校读小记	绿 原 232

第一辑

1940—1948